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張丹崑

北史卷五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八

辛雄族祖琛　琛子術　術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兄謙之　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

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謇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

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

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慇懃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寃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禄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為宜聽禄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

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荆州為先詔雄為行
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别將裴衍西通鵶路衍
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濵逢北溝求救議以處分道别
不欲應之雄曰王執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
守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
蠻夷必懷震動乗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
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
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

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旍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殺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

今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
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
力者矣為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
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
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
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為吏部郎中及尒朱榮入洛河陰
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為尚書門下
奏曰辛雄不出存亾未知孝莊曰寧失亾而用之可失

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傜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亾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

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譖慝不能守正論
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熈末兼
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
及尚書崔孝芬劉廞楊機等曰為臣奉主匡危救亂若
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躭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
誅之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
涉文史温良雅正初為兖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
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

坐免官後為太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懌所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及梁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為荆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即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安二年元顥

乘勝至城下爲顥禽之孝莊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廵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落生康乞得者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爲河南邑中正永熈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手也尋爲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荆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

纂攻之不剋而敗爲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公雄

族祖琛

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寳並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産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

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寛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勲書時李崇猶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為山南行臺以為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為人所劫害贈

東秦州刺史俊弟衎

衎字懷𢪓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衎有思理百工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

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畧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徼江西租税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

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欵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

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壐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也踈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

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欲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貲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饟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

子闇卿尚書郎闇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術族子德源

德源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沉静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彦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並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為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逖

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逈起逆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亾去隋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潛

為交結恐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為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德源從祖兄元植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於世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氣俠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

軍

楊機字顯畧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髙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既委得其才何為不可由是聲名更著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後為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

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並有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為齊神武所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聰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絶胤遂以崇繼牧

揵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為政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强禦縣内肅然卒贈滄州刺史謚曰成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

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為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孝莊孝莊時為侍中深相保護及即位賜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循河東下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

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安
喜縣公於時尒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
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
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
孝莊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黄門計社
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因榮陳其作監軍時臨事
能決實可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黄門道穆外執直
繩内參機密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諍盡言

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

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威因内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

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祕書圖籍及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

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怚恩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禄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别館御史檢了移付司

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傷怨從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尒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尒朱世隆等戰於大夏

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賛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道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廵之計未發會尒朱兆入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孝昌中行

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

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

頗自屏心詔付外量閑謙之又上疏以為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將師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畧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閑敵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

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令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啟太后曰謙之有學藝除為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

道元溫子昇之徒或申款舊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
僮隷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黜
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
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
事佛道為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
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歷
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者撰為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
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

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内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壊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

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乗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獘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邊興利之計納税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法既興錢獘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内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祅未息四郊多壘徵税既

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税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零軍國用少别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

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
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
為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為
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為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
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
神軌乃啟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
文章百餘篇别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謚曰康又
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弟謹之字道修父崇既還

本姓以謹之繼沮渠氏

綦儁字檞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為尒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黄門崔㥄議不同髙乾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

雋驕列倒雋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雋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雋別因辭雋母雋故見敗氊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強美容貌身

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獻文獵
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内二狐俱獲位
内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
為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
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
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
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
二方起逆領軍元乂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悦之

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因奏立勲附隊令各
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乂德美乂
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黄門郎元順順等因是
稱薦之乂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
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介朱
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宫仍除偉給
事黄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
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

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祕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彥海崔深

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悅上黨王天穆及介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綦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

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亾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長子昂襲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宇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定初為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郎

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疾卒于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為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蠕蠕主婆羅門

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旨宣慰莫不欵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為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之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將

鎮捍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集離散頗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尒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以都督討平二絳反蜀拜散騎常侍後祆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及尒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悦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政以推奉主上

順人心故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感一知公之虛實必
有輕侮之心若不大作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
不得度太行而内難行矣榮心然之於是有河隂之事
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為吏部尚書魯縣侯進
封趙平郡公為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
平邢杲時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將擊顥穆
圍武牢將拔屬天穆北度既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
隂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宫贈侍中司

徒公謚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土風俗歷東宮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子恂嗣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揞體有清監德源雅業無虧並素門之所德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

文史足用而雅道羲閒費穆出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北史卷五十

北史卷五十考證

辛雄傳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棺諫諍○復監本訛服今改從魏書

高恭之傳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闗男○陽闗魏書作開陽又陽監本作楊今從南本

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淑監本訛叔今從閣本

謙之傳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佞監本訛伎今從南本

山偉傳綦儁及偉等諂悅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悅監本訛亂今從閣本改正

宇文忠之傳卒于君山○于魏書作子

北史卷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卷五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九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兄子武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黄鉞左丞相太

師錄尚書事進爵為王配享神武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為休

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
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為發哀舉聲殞絶三日水漿不入
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
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敕
左右不許進水雖絶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
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歐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
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
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之憫

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叡身長
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為
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為良牧六年詔叡
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
勞苦定州先常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冐熱遣倍道送
氷正遇炎𣲜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温
水吾何義獨進寒氷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
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

帥營伍强弱相持頼全者十三四馬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於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黄鉞

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

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為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於是以叡為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為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

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
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
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
事非為巵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
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
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
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效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
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

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宛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畧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錄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

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卦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兵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

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
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
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
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
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
帶及遭喪去職哀毁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
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之
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閒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

擁泗水灉彭城與景為犄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西魏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為已功故賞典不弘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

五年加太保尋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荆州因畧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竝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髙歸彦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彦内銜之及歸彦爲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彦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爲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

下婦人薛氏入宫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
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
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彦就宅賜以鴆岳曰
臣無罪彦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
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黄鉞給轀輬車謚曰昭武
敕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
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
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

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廷後歸彥反
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
保餘如故子勱
勱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
十四為青州刺史歴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
樂侯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為副
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
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幸勱將斬以狥太后救

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勱勸後主五品以下家畧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勱恒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為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

憂勤拜謝曰勤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既蒙獲宥已多優幸況濫叨名級致速官謗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勤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祅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祅訛人神怨憤怪異薦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蕃

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讐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勱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人吏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勱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勱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襃顯前代名臣

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最知名
廣平公威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
信都威來赴以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
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
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
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
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

不開門昻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産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啟神武神武封啟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修城郡王永

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為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寛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

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為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

軍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偽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謡云中興寺内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城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為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彦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

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筭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

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悦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藩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宴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内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

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説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為可使出為兖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

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
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為及為右僕射又説
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為弟遇之甚薄少
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
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悦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
鴉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
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

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偽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刼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宗英社稷惟寄左

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鄰國並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奬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

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懽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内參射其妃於宮内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

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鑾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彦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彦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彦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

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為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别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

悶討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杖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

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旣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為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畫日仍敕門司不聽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别賜

錢帛鼓吹鼙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别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

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呌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及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鎻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頷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

鼓吹臣爲蕃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
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彦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
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
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
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
二石角與歸彦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
時將此角嚇漢歸彦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
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

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于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

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凡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
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黄門侍
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参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
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兖
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黄門侍郎
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
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

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尒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尒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髙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

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
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
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
懦每參文襄有時洟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
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
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
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
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

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衘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彦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彦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

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為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塡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

捷帝舊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

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絶乾明元年贈

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瀲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

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歷位尚書開

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

竝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寛厚

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黄鉞

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漵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漵書見漵筆迹未工戲漵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漵正色答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洲刺史為政嚴察部内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

自齊糧食湝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湝察知之守令畢集湝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值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湝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

得此賊定神矣潋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潋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内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别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潋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潋重其意為食一口七年轉司州

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

案五百餘澂未朞悉斷盡别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

閤諮陳澂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

之美反以權戚為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

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

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

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

遷太師錄尚書澂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

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内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溮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溮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羣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溮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溮第至内室稱敕呼溮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溮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溮未被刼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溮頭持去惡之數

日而㴘見殺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給輼輬車
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
不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
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絶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
學但要不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躭習元
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宫
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

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歴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為法司所紏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横等威名甚盛八年録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髙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眞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

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勑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蕃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

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

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
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
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
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
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
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
并省録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

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為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大蕃雖不潔已然寛恕為吏人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

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竝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

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宴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

擢拜宴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淀兼司徒導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淀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黄鉞太師司徒録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悗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

黄鉞太尉録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歴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歴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

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摘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勤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

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為後

論曰趙郡王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

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諍遇禍固齊室之比干彭城莅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為易遇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穽以英俠之氣迫

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康慎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為幸矣

北史卷五十一

北史卷五十一考證

趙郡王琛傳琛字元寶○元一本作永

叡傳自痛孤遺方從婚冠○自監本訛目今改正

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雀監本訛崔今改從

齊書

清河王岳傳神武後起兵於信都○兵監本訛岳今改

從齊書

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隸齊書作詣

勱傳勱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畧悉置三臺上○下齊書作上

廣平公晟傳廣平公晟神武從叔祖也○考世系晟為神武從叔此祖字衍

陽州公永樂傳永樂守洛陽南城○齊書洛作河又無南字

元海傳又時有林慮令姓藩知占候○藩一本作潘

思宗弟思好傳自晉陽送露布于城平都○齊書無城

字

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射監本訛謝今

改從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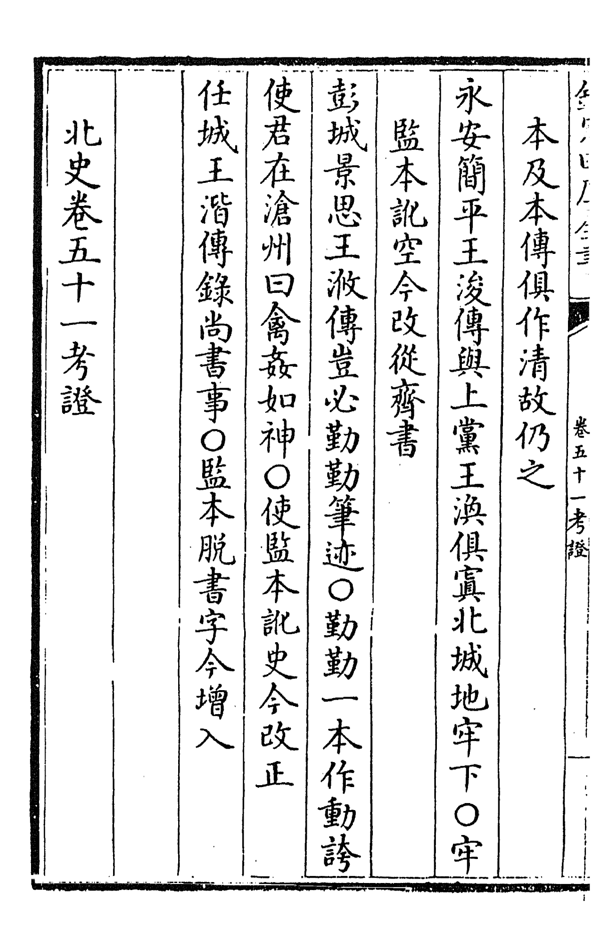
平秦王歸彥傳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徙一本作

從

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以功上齊書

有來獻二字

神武皇帝十五男傳襄城景王清○清齊書作淯今各



本及本傳俱作清故仍之

永安簡平王浚傳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牢監本訛空今改從齊書

彭城景思王浟傳豈必勤勤筆迹○勤勤一本作動誇

使君在滄州曰禽姦如神○使監本訛史今改正

任城王湝傳錄尚書事○監本脫書字今增入

北史卷五十一考證